

# 屠格涅夫散文选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屠格涅夫散文作品七十一篇，按散文诗、札记、回忆录、杂著、书简各类分为五辑。

这些文字是屠格涅夫著作中，最能够体现作者的人格气质，及其所生活的时代氛围的部分。

本书译自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屠格涅夫十卷集》第十卷和该社1975年版《屠格涅夫十二卷集》第一卷、第十二卷。

## 屠格涅夫散文选

〔俄〕屠格涅夫 著

张 守 仁 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1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8 7/8 插页2 字数168,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

书号：10151·927

定价：1.80元

# 目 录

## 第 一 辑

鹁鸟 (之一) .....	3
无巢 .....	5
乡村 .....	7
乞丐 .....	10
玛莎 .....	11
两首四行诗 .....	13
麻雀 .....	17
玫瑰 .....	19
最后一次见面 .....	21
门槛 (梦) .....	23
菜汤 .....	25
蔚蓝的王国 .....	27
老人 .....	29
作家与评论家 .....	30
鹁鸟 (之二) .....	32
悼念尤·彼·弗列夫斯卡娅 .....	34

当我去世的时候……	36
岩石……	38
鸽子……	39
明天，明天！……	41
大自然……	42
我将想些什么呢？……	44
“玫瑰花，多么美丽，多么鲜艳……”……	46
海上航行……	48
我们还要较量一番！……	50
爱之路……	51
爱情……	52
祈祷……	53
俄罗斯语言……	54
哇……哇……	55
我的树……	58

## 第 二 辑

幽会……	61
树林和草原……	72
话说夜莺……	81
国外书简……	88
猎狗佩加兹……	94
我们的人派我来的！……	103

## 第 三 辑

《文学回忆录》代序……	117
-------------	-----

三言两语谈谈格兰诺夫斯基 .....	122
我所见到的别林斯基 .....	127
彼·阿·普列特涅夫家的文学晚会 .....	133
关于《父与子》 .....	146
果戈理 .....	158
〔普罗斯佩尔·梅里美〕 .....	179
〔回忆谢甫琴科〕 .....	181

#### 第 四 辑

〔莎士比亚诞生三百周年〕 .....	189
〔新发表的普希金书简〕 .....	194
在莫斯科发表的演说（1879年3月6日） .....	196
序〔为1880年版长篇小说集而作〕 .....	198
致《十九世纪》报编辑（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 小说《战争与和平》） .....	207
〔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说〕 .....	209

#### 第 五 辑

致波琳娜·维亚尔多 .....	223
致巴维尔·瓦西利耶维奇·安宁柯夫 .....	227
致谢·季·阿克萨柯夫 .....	230
致列·尼·托尔斯泰 .....	233
致阿·尼·阿普赫京 .....	236
致波琳娜·屠格涅瓦娅 .....	239
致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	241
致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斯鲁契夫斯基 .....	244

致叶丽札薇塔·叶果罗夫娜·兰别尔特·····	248
致巴维尔·瓦西利耶维奇·安宁柯夫·····	251
致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253
致谢苗·阿法那希耶维奇·温格罗夫·····	255
致玛·阿·米留京娜娅·····	257
致尤莉娅·彼得罗夫娜·弗列夫斯卡娅·····	259
致阿列克赛·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	261
致弗拉奇米尔·柳德维果维奇·基根·····	264
致弗谢伏洛德·米哈依洛维奇·迦尔洵·····	266
致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波龙斯基·····	268
致斯帕斯克-鲁托维诺村的农民们·····	270
致列·尼·托尔斯泰·····	271
译后记·····	张守仁 (272)

# 第一辑

---







## 鸫 鸟

——之一

我躺在床上，但我不能入睡。忧虑咬啮着我的心。单调得令人厌倦的、痛苦的思绪，缓缓地闪过我的脑海，犹如阴霾天气里从灰色山顶上不停地飘过的、绵延不断的云雾。

啊！那时我热恋着，那种无望的、痛苦的爱情，只有被岁月的冰霜磨砺过的人才能产生。我的心灵虽然没有被生活所损伤，可已变得并不年轻！不年轻了……即使想变得年轻些，也是无用的、徒劳的。

在我面前，窗棂呈现出淡白的影子。依稀能辨别屋里种种家具。在夏日清晨半明半暗的曦影里，一切显得更寂静，更安谧。我看看表：两点三刻。屋外也是万籁无声……露珠，一片露珠的海洋！

在露水里，在花园中，就在我的窗子上面，一只黑色的鸫鸟已经开始歌唱、鸣啾，嘹亮而又自信地滴溜溜啾啾着。抑扬顿挫的鸣声，送入我静寂的房间。它们灌满了整个屋子，灌满了我的耳朵，灌满了我那被失眠和痛苦的思绪折磨得昏昏沉沉的脑袋。

这些鸟语，显示出一种清新、恬淡和永恒的力量。我从鸟语里面听出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声音，一种悦耳的、无意识的、永无始终的声音。

这只黑鹈鸟歌唱着，自信地赞美着。它知道，不要多久，照例会耀眼地升起永恒的太阳。在它的歌声里，丝毫没有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它这只黑色的鹈鸟，一千年前曾迎接过同样的太阳，数千年后也将迎接这个太阳，——那时，我遗留在世上的东西，在充溢着它的歌声的气流里，也许将象肉眼看不见的尘埃那样，围绕着它鸣叫的躯体旋转。

于是我，一个可怜、可笑、热恋着的人，想对你说：感谢你，小鸟；感谢你在那不幸的时刻，在我窗下突然唱起有力、奔放的歌声。

鸟儿没有安慰我，我也没有寻求安慰……但我的眼睛里噙满了泪花。我心情激动，沉重的负荷，稍稍有所松动。啊，黎明前的歌手，和你欢乐的鸟语相比，即使是有生命的东西，也显得缺乏青春和朝气！

当四面八方都已泛滥着寒冷的波涛，它们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将把我卷进无边的大海，这时候是否还值得去悲伤，去痛苦，去考虑自己呢？

眼泪在流淌！……而我那只可爱的黑鹈鸟，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唱它那无忧无虑的、幸福的、永恒的歌！

呵，终于升起的太阳，在我发烫的脸颊上，照见了怎样的泪水啊！

可是我仍象往常那样微笑着。

1877年7月8日

## 无 巢

我到哪儿去安身呢？该怎么办呢？我象一只无巢的孤鸟。它蓬松起羽毛，栖息在光秃秃的枯枝上。留下来感到难受……可是飞到哪儿去呢？

瞧，它张开了自己的翅膀，迅捷、笔直地飞向远方，象一只被鹞鹰惊起的鸽子。难道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绿色的、舒适的角落？难道不能在什么地方做一个哪怕是临时的小巢？

鸟儿飞呀，飞呀，细心地看着下面。

在它下面是一片黄色的荒原，没有声音，没有动静，死气沉沉……

鸟儿匆匆忙忙飞过荒原，仍然细心地看着下面，心里感到懊丧。

在它下面是一片黄海，象荒原似的死气沉沉。虽然它喧哗着，动荡着，但在持续不断的澎湃声中，十分单调的浪涌里面，也看不到生命，也找不到栖息的地方。

可怜的鸟儿疲倦了……它那翅膀的搏动微弱了。它飞得越来越低了。它多么想直冲云霄……但在这高不可测的太空里怎能筑巢？

它终于收拢了翅膀……长叹一声，掉进了海里。

波浪把它吞没之后，照旧奔涌向前，毫无意义地喧哗着。

我到哪儿去安身呢？是否我也到了投海的时候？

1878年1月

## 乡 村

六月里最后一天。周围是俄罗斯千里幅员——亲爱的家乡。

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彩，似乎是在飘动，似乎是在消散。没有风，天气暖和……空气里仿佛弥漫着鲜牛奶似的东西！

云雀在鸣啾，大脖子鸽群咕咕叫着，燕子无声地飞翔，马儿打着响鼻、嚼着草，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尾站着。

空气里蒸腾着一种烟味，还有草香，并且混杂一点儿松焦油和皮革的气味。大麻已经长得很茂盛，散发出它那浓郁的、好闻的气味。

一条坡度和缓的深谷。山谷两侧各栽植数行柳树，它们的树冠连成一片，下面的树干已经龟裂。一条小溪在山谷中流淌。透过清澈的涟漪，溪底的碎石子仿佛在颤动。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依稀可见一条大河的碧波。

沿着山谷，一侧是整齐的小粮库、紧闭门户的小仓房；另一侧，散落着五六家薄板屋顶的松木农舍。家家屋顶上，竖着一根装上椋鸟巢的长竿子；家家门檐上，饰

着一匹铁铸的扬鬃奔马。粗糙不平的窗玻璃，辉映出彩虹的颜色。护窗板上，涂画着插有花束的陶罐。家家农舍前，端端正正摆着一条结实的长凳。猫儿警惕地竖起透明的耳朵，在土台上蜷缩成一团。高高的门槛后面，清凉的前室里一片幽暗。

我把毛毯铺开，躺在山谷的边缘。周围是整堆整堆刚刚割下、香得使人困倦的干草。机灵的农民，把干草铺散在木屋前面：只要再稍稍晒干一点，就可藏到草棚里去！这样，将来睡在上面有多舒服！

孩子们长着卷发的小脑袋，从每一堆干草后面钻出来。母鸡晃动着鸡冠，在干草里寻觅种种小虫。白唇的小狗，在乱草堆里翻滚。

留着淡褐色卷发的小伙子们，穿着下摆束上腰带的干净衬衣，登着沉重的镶边皮靴，胸脯靠在卸掉了牲口的牛车上，彼此兴致勃勃地谈天、逗笑。

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不知是由于听到了小伙子们说的话，还是因为看到了干草堆上孩子们的嬉闹，她笑了。

另一个少妇伸出粗壮的手臂，从井里提上一只湿淋淋的大桶……水桶在绳子上抖动着、摇晃着，滴下一滴滴闪光的水珠。

我面前站着—一个年老的农妇，她穿着新的方格子布裙子，登着新鞋子。

在她黧黑、精瘦的脖子上，绕着三圈空心的大串珠。花白头发上系着—条带小红点儿的黄头巾。头巾—直遮到已失去神采的眼睛上面。

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地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堆着笑意。也许，老妇已有六十多岁年纪了……就是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当年她可是个美人呵！

她张开晒黑的右手五指，托着一罐刚从地窖里拿出来、没有脱脂的冷牛奶，罐壁上蒙着许多玻璃珠子似的水气；左手掌心里，老妇拿给我一大块还冒着热气的面包。她说：“为了健康，吃吧，远方来的客人！”

雄鸡忽然啼鸣起来，忙碌地拍打着翅膀；拴在圈里的小牛犊和它呼应着，不慌不忙地发出哞哞的叫声。

“瞧这片燕麦！”传来我马车夫的声音。

啊，俄罗斯自由之乡的满足，安逸，富饶！啊，宁静和美好！

于是我想到：皇城里圣索菲娅教堂圆顶上的十字架以及我们城里人正孜孜以求的一切，算得了什么呢？

1878年2月

## 乞 丐

我走在街上……一个衰老的乞丐把我叫住。

一对发炎的、流泪的眼睛，有点发青的嘴唇，褴褛的衣服，脏污的伤口……啊，贫困把这不幸的生命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他向我伸出一只红肿的脏手……他呻吟着，他喃喃地祈求着周济。

我摸遍了所有的口袋……既没有钱包，也没有怀表，甚至连块手绢也没有。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带着。

可是乞丐等待着……他那只伸出的手微微晃动，哆嗦着。

我惊惶失措，羞愧异常，便紧紧地握住这只颤抖的脏手……“请勿见怪，老哥。我什么也没有带着，老哥。”

乞丐那对发炎的眼睛凝视着我。他那发青的嘴唇笑了——他也紧紧地握住我冰凉的手指。

“没有关系，兄弟，”他讷讷地低语道，“为这也要谢谢你。这也是施舍呵，兄弟。”

我明白了，我也得到了我老哥的施舍。

1878年2月



## 玛 莎

好多年前，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每次雇了马车夫，总要和他聊聊天。

我特别爱跟夜班马车夫聊天。他们都是些城郊的穷苦农民，驾着一匹驽马，拉着一辆涂成赭色的小雪橇来到首府，指望着自己挣个温饱，还可积点钱向老爷们交地租。

有一次，我雇了这样一位马车夫……小伙子二十来岁，身材魁梧，体格匀称，是个英俊的青年：碧蓝的眼睛，红润的脸颊，一圈圈栗色头发，从紧遮到眉毛的旧帽子里钻出来。那件褴褛的上衣，紧巴巴地套在他那大力士般的双肩上！

然而，马车夫那还没有长胡须的漂亮面孔上，露出一种悲伤、忧郁的神色。

我和他攀谈起来。他的语音里透出哀伤。

“兄弟，怎么啦？”我问他，“你为什么闷闷不乐？也许有什么伤心事？”

小伙子没有立即回答我。

“有的，老爷，有的，”他终于说道，“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幸了。我妻子死了。”